

故乡吟

东望凉水湾

林红宾

我的故乡地处山区丘陵。村子东侧有一道长长的山岭,凡是往西流水的地方,全是故乡的地界。故乡东北面有两个不甚宽的沟壑,附近全是果园。果园承接了雨水,涵养了地下水,滋润了土壤,果树愈发长势良好,形成良性循环。北侧那条沟壑不很长,沟壑尽头的悬崖下面,有一个泉眼,泉眼旁边有一个不大的水湾。南侧那条沟壑较长,也有一个泉眼,泉水较旺。人们爱惜泉水,加以扩充,形成一个十余平方米的水潭,潭水盈盈,清澈见底,水深齐胸。

倘若久旱无雨,乡亲们上山播种五谷,都到这两个泉眼挑水。南侧这个泉眼注满水潭后,悄然流出,自成山溪。溪水紧贴南侧的悬崖慵懒地流淌,终年不竭。溪床上的水生植物因为不受烈日暴晒,长得特别旺盛。乡亲们在这两条沟壑汇合处,垒起一道石堰子,使之横锁谷底,不让水土流失,如此这般,溪床随之抬高。两条山溪在石堰上融为一体,每逢下大雨,山洪暴发,这儿就成为跌水岩。

跌水岩旁边有一块梯田,其外沿用石块垒成。石堰下恰好有个泉眼,乡亲们为了节省土地,抑或为了保护泉眼,将石堰下端砌成龛洞。龛洞高约二尺,下临泉眼,泉边铺着两块青石板,喝水者需要跪下,方能伸着脖颈畅饮。早年,父老乡亲都在生产队集体劳作,一些年轻人口渴难耐,趁小憩的当儿,结伴到泉边喝水。喝罢水,到附近地里掐一片芋头叶,包上泉水,带回去给伙伴解渴。芋头叶包泉水,碧绿湛清,让人联想到雨洗芭蕉、荷捧露珠的情景,自会赏心悦目,喝起来倍感惬意。这个龛洞里的泉眼流速较旺,任凭天气持续干旱,泉眼依旧涌流不竭。人们觉得泉水浪费可惜,就在下面的溪床上挖了一个水湾。涓流汇聚,泉水盈盈,晶莹剔透,如同一面明镜,乡亲们称之为凉水湾。水多则溢,成为一条小溪流,在柳树的掩映下,扭扭捏捏地流出谷口,紧贴着村子向南流去。

凉水湾如同大地的慧眼,向乡亲们暗送秋波。人们劳作归来,总愿蹲在湾边,洗却一天的疲劳,顿觉心底凉爽,周身轻松。有时会惊起一群前来喝水的雀儿,扑棱棱振翅而飞,偶尔也会惊跑山里的小动物。

村里的女人总愿舍近求远,拿上一些衣服前来浣洗。天气暖和时,她们将裤腿衣袖高高挽起,露出丰腴结实的四肢,环湾而坐,将双腿伸进湾中,扭动身躯,或搓或拧,皆有韵致。她们各自操持家务,知冷知热地打发岁月,连续几天难得碰面,一旦凑在一起,就如久别重逢般唠叨个不休,真可谓三个女人一台戏哩。她们拉完家常说街坊,甚至村中的大事小情无不涉及,谈吐中不免夹带着自家男人的观点。一时间,凉水湾成了主妇们的论坛和新闻发布中心。

夏天的夜晚,凉水湾最有诗情画意。村里的姑娘嫌天气燥热,就约上几位知己挚友,来到凉水湾洗澡。她们故意又说又唱,笑声朗朗,分明在告诉人们,眼下这里是禁区,男性公民不得擅自闯入。想想吧,那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,一轮满月含情脉脉地挂在天上,月华洒在地上,恍若白昼。姑娘们无拘无束,放任自我,婀娜多姿,俨然一幅精妙入神的油画。

早年,村东的小河常年不干,水中有许多小鱼、小虾、青蛙、蝌蚪,我和伙伴们时常溯流捕捉,直至凉水湾上的两条沟壑。捉鱼有瘾,乐不思归,每每都有收获。

后来不知是何缘故,雨水越来越少,旱情屡屡发生,凉水湾下的河流也濒临干涸。菖蒲、薄荷、河蓼子等水生植物在河床上长得葱茏茂盛,常有水蛇在此寄居,让人望而却步。凉水湾不见了当年的秀气,委实大煞风景。后来,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土地和果园都化整为零分到各家各户了。土地属于自己的了,料理五谷就上心了。若有十天半月不下雨,就沉不住气了,拿起担杖挂上篲,挑水浇庄稼浇果园,凉水湾附近的山路被踩得白亮显眼。凉水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发挥作用。

旱情持续发展,导致了水源之争,本来的老街旧邻,以往说话办事和和气气你谦我让,眼下有时为了争水,不免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。

如今,为了保护好宝贵的水资源,为了维持生态平衡,乡亲们加高浆砌了塘坝,在山谷中栽植了树木,凉水湾的泉水又重新变得喷涌不竭。

每次我回故乡,总会绕村徜徉,走过凉水湾,撩水洗手洗脸,心情甚是愉悦。

啊,凉水湾,你如一盘偌大的录像带,记录下世代人悲欢离合的传奇,你也时常把我的思绪带进那些传奇之中……

风物咏

九龙池游记

林基强

周日,邀友游崑崙山九龙池。

早七时,我们一行六人分乘两辆车,从烟台出发,驱车一小时,抵达位于崑崙山西北麓的九龙池景区。

抬头望去,满山烟笼雾罩,云从山岚间弥漫过来,大有山雨欲来之势。

沿着青石铺成的甬道蜿蜒而上,转过山脚,一亭翼然,乃眺望亭也。站在亭中,极目远看,层层叠叠的青山戴着白云绾成的帽子,如一群风姿绰约的仙女,为王母娘娘的寿宴翩翩起舞。难怪古人称崑崙山为海上仙山之祖呢。

天公不作美,竟飘飘洒洒下起了细雨,无意中平添了一些诗情画意。眺望着曼妙的山景,呼吸着清新的空气,人的五脏六腑仿佛都被淘洗了一遍。

无限风光在险峰。为一睹九龙胜景,我们冒着细雨,循着山道,迢迢前行。

转过山道,但见清溪弯弯曲曲,冲破岩石、树木的阻隔,形成一汪深潭。潭水清冷翠碧,潭底沙石历历可见,无数锦鲤怡然嬉戏水中,陶然自乐。我不由得想起老庄与惠子的鱼乐之争来。我虽非鱼,然我知鱼之乐。鱼之乐有如我之乐,忘情于山水间矣!

横跨小溪的是一座造型别致的小桥,它有一个颇具神韵的名字:龙须桥。过桥后,沿小溪蜿蜒南行约500米,便是传说中的九龙搏战之地——九龙池。

传说古时东海龙王生有九子,这九子桀骜不驯,屡犯“天条”,致使玉帝龙颜震怒,遂将它们锁下,镇于苍山之下。龙子不堪压迫,与看守的河神厮打起来,一场天昏地暗的激战之后,九龙皆挣脱羁绊,冲天而出,返归大海,于是在这百米悬崖石壁之上,留下了它们冲破羁绊的印记——九个大小不等的石池,故名“九龙池”。其实这个传说不过是文人墨客诗意化的演绎而已,石池的成因乃是山泉经年累月持之以恒地冲击所致。石池大者直径约六米,小者约三米,依山泉梯列蜿蜒,宛若巨龙怒天,冲腾而上。清代诗人赵子轅的诗句“任性难驯吼且奔,玉匣擎破飞流泻……一鳞张爪厉相搏,怒流沸涌如鲛穴”,就专门描写了九龙胜景。

九龙池最大的一个石池位于坡壁中部,有瀑布泻于池中,形成一个幽幽的深潭,潭水清澈甘冽,碧波荡漾。其西南石壁上,不知何年何月文人墨客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龙字,仿佛仍在诉说着龙的故事。

过石池向东,八十多度的陡坡横陈眼前,但这阻挡不了人们寻芳探幽的步履。人们在石崖上凿出一级级石阶,又在石阶边安装了铁索,以便攀援。尽管如此,仍足以让恐高者却步。记得曾陪一位友人攀登过一次,这位老兄登了三十几级台阶后,回头一看,坡陡壑深,松风如吼,竟双腿发抖,忙两手伏地,又战战兢兢地退回去了,成为同行者的笑谈。向东攀登二百余级台阶,折转向南,再登四百余级台阶,乃至九龙之巅。回首来路,瀑布喧腾,泉水蜿蜒,云绕群峰,林木翠碧,真是美不胜收。

沿山路西下,有山谷横亘南北,人们在此拦坝储水。踏桥过山谷,向西北上行一里许,是赤峰台遗址。赤峰台建于何年、为何用途,至今无从考证。现在其遗址处修有两层八角凉亭,供游人休憩。在此侧瞰九龙飞瀑,曲曲弯弯、跌跌宕宕,别有一番景象。

小憩之后,沿山路向北下行,对面山峰上隐约有一处岩石搭建的亭阁,乃是明末清初人们为祈雨而建的龙王阁。阁的规制不大,简约而素朴。

及至下山,细雨打湿了衣服,同时被润泽了的还有畅快之极的心情。正是:

胜日寻芳泰礴巅,林风浮荡起岚烟。
乍逢龙子盘岩曲,忽见瑶池鼓浪漩。
赤壁台前松壑响,龙王阁畔梵音传。
春霖化润千山翠,紫气蒸腾举世欢。

诗歌港

春天的声音

刘继曼

春天的声音,
是冰雪融化的潺潺,
是微风拂过嫩芽的低语,
是鸟儿在枝头欢唱的旋律。

春天的声音,
是花海绽放的绚烂,
是蜜蜂采集花蜜的忙碌,
是蝴蝶翩翩起舞的节拍。

春天的声音,
是阳光洒在大地上的温暖,
是孩子们奔跑嬉戏的欢笑,
是希望和梦想展翅飞翔的声音。

让我们聆听春天的声音,
感受生命的蓬勃,
在春天的怀抱中,
绽放属于自己的美丽。

串

黄伟

用文字搓一根绳
把零碎的时间串起来
在阳光明媚的日子
晾晒
风干
珍藏

等你

赖玉华

站在春风里
穿越缤纷的诱惑
像春天的迎春花
用力地开
我的文字不由自主
在门楣
画上三月三的春燕

变成一枚新月
落在纸上
等到月上柳梢
等到燕子呢喃
等到鸟鸣染绿枝头
等到桃红落入凡尘